

★瞠目结舌

□王吴军(中牟县)

不知是什么原因,我的脸上竟然长了许多黑斑,非常难看。我咨询了许多美容方面的专业人士,咬咬牙,花了800元钱,购买了一种祛斑霜,据说这种产品祛斑效果很好。于是,我日夜不停地把那牙膏一样的东西往脸上擦,盼望早日让自己的脸色光彩照人。经过了一个月的坚持,我觉得自己脸上的黑斑好像少了一些,脸色也有了明显的改善。

昨天上午出门的时候,在院子里遇到了邻居刘姨和她那刚上初中的女儿晓佳。刘姨关切地对我

打比方

说:“我看你这几天的脸色和以前不大一样了。”我一听,忙问歪着头直盯着我的脸看的晓佳:“晓佳,你觉得我的脸色比以前好看一些了吗?”晓佳瞅着我的脸看了不大一会儿,然后笑着说:“我给你打个比方吧,你现在的脸色呀,和放了一年的橘子皮几乎一模一样,你说是好看还是不好看?”刘姨急忙瞪了晓佳一眼,说:“你这个孩子就会胡说,你叔叔的脸色哪里像什么放了一年的橘子皮呀,顶多也就像是放了半年的橘子皮。”

★立此存照

□李翠屏(管城区)

两盆吊兰

我们办公室的小张和小赵一个是独生子一个是独生女,两个人在家都属于油瓶倒了也不扶的主儿,春节假期两个人结婚了。

婚房是新装修的,小张说总觉得家里有很重的气味,我们告诉他新装修的房子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气体,特别是甲醛,吸多了会使人生病。小张一听慌了,问大家怎么办,刘姐说:“吊兰能吸收有毒气体,净化空气,能把空气中致癌的甲醛转化为糖和氨基酸,还能‘吞噬’尼古丁。”听了张姐的话,小张他们买了两盆吊兰挂在屋里。

昨天刘姐又谈到在新装修的房子里用吊兰治甲醛污染的问题,小张说:“刘姐说得对,吊兰的作用太大了!我新房里的毒气都被它吸收了,由于吸毒太多,两盆吊兰都中毒死了,



如果没有吊兰,中毒的就是我们了。”

刘姐说:“吊兰既然能过滤吸收有毒气体,说明它不怕它们,怎么会被毒死呢?你没照顾好它吧?”小张说:“它还要照顾?怎么照顾啊?我把它买回去挂在客厅就没动过它。”

原来吊兰生生被干死了!

★一地鸡毛

□张祖让(金水区)

谁的愚人节

4月1日早晨,收到同事小马给我发的一条短信,前半部是:现在方便打电话给我吗?有坏消息,关于你的。刷屏后显示下半部:被吓到了吧!猪头,愚人节快乐!在惨遭“愚弄”之后,我转念一想,何不也愚弄一下别人!于是,我将那短信一连转发给十几位朋友和同事。刚发完,手机就开始此起彼伏地响起来,看他们一一中招,乐得我前仰后合。

我正偷着乐呢,突然收到了小王的一条短信:“领导,你可得救救我!”小王是我的下属。我一看他这口气,就顺水推舟地问:“怎么啦?小王,我还没说是个坏消息,你就说要我救你?”小王回信:“你不说我也知道,肯定是

★石破天惊

□李从献(管城区)

特别通行证

跟人讨债竟讨来一辆摩托车,那车一没手续二没牌照,跟黑车差不多。我不敢骑,怕被警察逮住当赃车处理,一直扔在楼下的车棚里。

邻居张哥了解了这辆车的情况后,提出要买走这辆车。我立即同意了,只是一再叮嘱张哥说:“将来这车出了事可别怪我,我可是把话都挑明说透了!”张哥却一脸不屑地说:“不怕,咱手里有特别通行证,警察不敢找咱麻烦!”

我只当是张哥说着玩儿,没想一晃两个月过去了,张哥骑着摩托车晃来荡去,竟没见他出过一次事。不由对他手里的特别通行证感到好奇,也不知这是哪个部门颁发的,这

般厉害。

有天清早上班将要迟到,偏巧看见张哥骑了摩托车正要外出,便央求张哥送我一程。张哥二话不说,带上我就朝单位驶去。

经过一个路口时,不巧正被交警逮住。交警要求张哥出示相关证件,否则就予以扣车。张哥的手缓缓地伸进口袋里,掏出一团土白色的东西,抖开一看,竟是一顶给死人戴的孝帽。张哥举着孝帽哭丧着脸说:“家里刚老了人,正要四处报丧呢,您看——”

交警还没听完,就朝身后猛吐了一口痰,又用脚尖使劲踩了踩,两只手摇得跟蒲扇似的说:“快走,快走,真是晦气!”



两年多没见面的大学同学小松找到了我,让我惊喜不已。

“不错啊,老同学,房子都买了,还这么大。”一进屋,小松就赞叹着。“别取笑我了,听同学们说你混得也不错啊。”我故作谦虚地回答,其实内心美滋滋的,对于我的这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,我

★原来如此

□周士财(二七区)

★啼笑皆非

□白鹭(管城区)

同学是大款

还是有自信的。两年来,偶尔也听别人提起过小松,大家对他的总体评价不好,说他今天在这个公司,明天就又到了那个公司,跳来跳去好像现在还一无所有。

我们开始聊起这两年的生活,正聊得热火时,小松的手机响起,他忙接通:“喂,是我,我那个别墅怎么样了?哦,马上就好了,那好!你记着在别墅内配两个保安、两个保姆。”什么,小松都买别墅了,还有保安和保姆,我有些吃惊。“哇,你小子现在估计在咱同学中混得最好了,别墅都住上了。”我的说话语气充满了羡慕。

小松忙纠正道:“呵呵,你误会了。这不清明到了,刚才那东西是让殡仪店给我爹做的,我准备拿到陵园好好孝敬他一下。”

特别护送

老公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,经常与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在一起豪饮。老公的酒量不大,经常喝多,好在他的这些朋友每次都会把他送到小区的门口。

昨天早上,我又批评他前天晚上喝多了,并指着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告诉他:“你看,前几天晚上,一个人喝多后倒在大街上,被人送往医院后没有抢救过来。”老公告诉我:“老婆请放心,我喝多后,不但朋友们会把我送到小区门口,而且小区的保安也特别负责,每次都把我一直送到家门口看我进门后才离去。”

的确如老公所言,每次他喝多我给他开门时,都会发现身后站着一名保安。

下午买菜回来,路过小区门口时,正好看见保安队的队长。我一边拿出几个苹果,一边夸奖他们的保安人员负责任,感谢他们在我老公喝多时将老公护送到家门口。

保安队长告诉我:“嫂子您不知道,杨哥每次喝多后,都会挨个儿拍打停在小区里的汽车,弄得报警器一直响个不停,为了防止他拍汽车,每当他喝多后,我们都会派一名保安人员跟着他。”孙昱图

本期读点:我扫视了这具盔甲好几遍,总觉得哪里有个地方让我觉得不舒服,仔细一看,才发现透过青铜面具的眼洞看,里面的尸体的眼睛竟然是睁开的,那两只青色的眼珠子正冷冷地盯着我。

我几乎全身都是淤伤

等我蒙眬中发现自己静止不动的时候,突然觉得极度的恶心和头晕,想要睁开眼睛,却发现眼前好像有一层沙一样,我做了几个深呼吸,逐渐缓过神来,眼前也逐渐清晰了起来,这个时候我发现,我被倒挂在那棵巨树的一根枝丫上。我的头下面,就是那放置一具神秘尸体的石台。我仔细一看,不由大吃一惊,原来那石台上,并不是只躺着一具尸体,在我看到的那具尸体的边上,还躺着一具年轻女尸,那尸体身上披着白纱,双眼紧闭,面容安详,看上去竟然有十分的俊俏,而且身上一点也没有腐败的迹象,如果不仔细看,

盗墓笔记(三十四)

□南派三叔

50年前,一群长沙土夫子(盗墓贼)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,书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,但那群土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,几乎全部身亡。50年后,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在先人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,他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。

还觉得她是在睡觉一样。而躺在一边的那具男尸,戴着一只狐狸脸的青铜面具,浑身上下披着紧身的盔甲,双手放在胸前,手中拿着一只紫色的盒子。

我扫视了这具盔甲尸好几遍,总觉得哪里有个地方让我觉得不舒服,仔细一看,才发现透过青铜面具的眼洞看,里面的尸体的眼睛竟然是睁开的,那两只青色的眼珠子正冷冷地盯着我。

那眼神真的让人寒毛直竖,我也直勾勾盯着他,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好,我现在像是腊肠一样被挂在这

里,要跑也没有办法,只能一边祈祷,一边尽量想办法挣脱。不过挂了15分钟,那盔甲尸也没有什么动作,连眼珠子也没有动一下,我不由怀疑不是我的错觉。但是那诡异的眼神就这样盯着你,就算是神仙也会觉得不舒服。我不去看他,心想得快点想个办法下去。老是这样头倒挂着,脑子也快充血爆了。

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抬头,发现身上那个惨啊,几乎全部都是淤伤,我的脚被一根跟藤缠挂住,再转头一看,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,只见我目力能及的地方,挂满了各

种各样的尸体,根本看不到头,那绝对不是几十具几百具尸体可以形成的情景,我估计总有上万的数目,这些尸体随风摇曳,看上去像很多骨头做成的风铃,这种感觉十分地不舒服,我仔细看了一下,发现里面有人的也有动物的,大部分已经完全干化,还有少数的一些也腐败得非常厉害,空气中不时传来一股恶臭。而大大小小的尸骸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挤在这些尸体上啃食。我不由庆幸,之前特地从潘子那里弄来了一闷油瓶子的血涂在身上,看样子还真

的管用。虽然这样做有点缺德,不过缺德总比缺胳膊少腿好。

我这时候想起胖子和我一样,也被那鬼手藤抓住了腿,不由替他担心,但是往外看又都是藤蔓,什么都看不到。身上摸来摸去,只摸到一数码相机,又没有什么东西好用,正懊恼着,突然脚上的藤蔓一松,我整个人往下一沉,几乎以为要掉下去了,忙双手向下,护住头部,没想到它只松了一下,又停住了,我睁眼一看,我的脸几乎就贴在那女尸的脸上,再往下一点就要嘴对嘴了,吓得我忙

连载

中国友谊出版社

缩起嘴巴,尽量缩起脖子,就在这个时候,我眼睛一瞄,突然看到她边上盔甲尸腰部有一把小佩刀,不由大喜,心说:“这位仙女,我现在形势所逼,向你朋友借把小刀,他总不会介意吧?”想着,我扭动腰部,竭力朝那佩刀伸出手去,荡了有两三下,我突然发力,一下子抓住了刀柄,用力一抽,没想到那刀这么紧,我不但没抽出来,反而把那盔甲尸的腰带整个扯了下来。

我一看,糟了,怎么把人家裤腰带扯了,这样还不和我翻脸?忙用双腿夹住刀鞘,用力一拔,把刀拔了出来,这刀寒光一闪,我就知道是把好刀,心说天助我也,然后使出我全身的力气翻了上去,只一刀就把那藤蔓切断了,我那时候只顾想着切断那藤蔓,也没想过下面是什么东西,等藤蔓一断我掉下去的时候,后悔已经晚了,才几分之一秒的工夫,我已经整个人趴在那具女尸身上了。